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芙蓉

十月芙蓉開，馥郁滿東籬。
二姑結髮十二月，從之。

二〇二五年 十月號

專題：抗戰文學烽火情——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吳軍捷、趙稀方、何佳霖、周蜜蜜、

杜明明、羅海雷、楊芳菲

文化綠蔭：因緣流轉／朱少璋

發行十五冊的手抄抗戰詩刊《淹留》／林中英

萬花筒：永生大押——煙火蒼生之四／巴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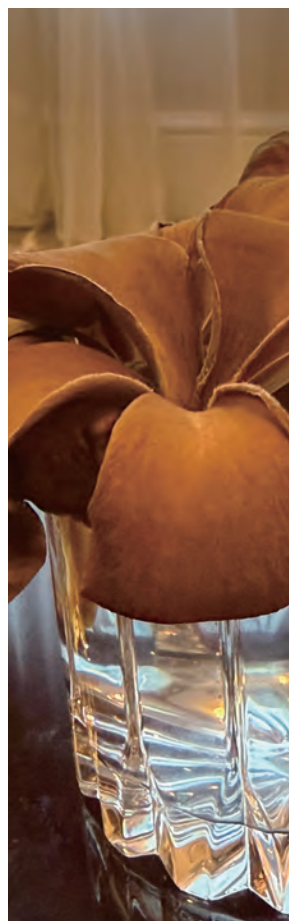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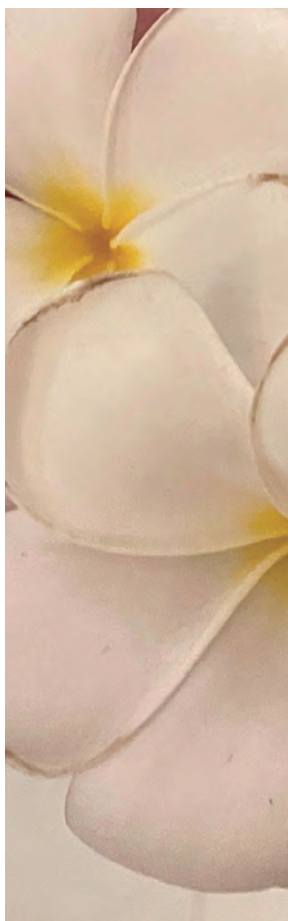


民間工藝

青霞園地

文 林青霞
左一圖 林方偉
餘下圖 林青霞 攝

八月艷陽裏
南洋的雞蛋花
白裏透着金黃
黃昏花落門前
朋友拾起送我
養在清水杯中
花容起了變化
你或愛它青春的嬌艷
我更愛它韶華流逝
依然保持原有姿態
長成了我想要的顏色



潘耀明

抗戰文學的歷史回眸

八十載光陰流轉，硝煙散盡，墨跡未乾。抗戰文學作為民族危亡時刻的精神火炬，不僅記錄了血與火的歲月，更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樑。從香港淪陷前的悲壯吶喊，到敵後文化的無聲抗爭；從孩子們稚嫩卻堅定的歌聲，到文人墨客在鐵蹄下的隱忍與堅守——抗戰文學以其多元的面貌，成為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

香港，這座東西交匯的都市，在抗戰時期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一九四一年淪陷前後，它既是文化人南遷的避風港，也是抗日宣傳的重要陣地。茅盾、夏衍、鄒韜奮等人以筆為槍，在《大眾生活》、《華商報》等報刊上發表戰鬥檄文；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與本地游擊隊用生命守護家園，譜寫可歌可泣的史詩。而像戴望舒等的文人，更在日據時期以不同方式保持文化氣節，或假意投誠實為情報工作，或拒絕合作、以隱晦文字延續文化命脈。

孩子們也未曾缺席這場全民抗戰。吳新稼所創的「孩子劇團」走遍大江南北，以童聲唱出《松花江上》，用話劇揭露日軍暴行。他們用最純真的方式，喚醒了成千上萬民眾的抗戰意識，甚至感動國際友人，讓世界看到中國不屈的意志。

抗戰文學不僅是歷史的記錄，更是民族精神的鍛造。周鋼鳴創作的《救亡進行曲》響徹大江南北，成為無數志士的精神號角；戴望舒在獄中寫下的〈我用殘損的手掌〉，以詩的語言觸摸祖國的破碎與希望；許地山、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作家則通過小說與雜文，深刻反思民族命運與文化存續。

八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段文學史，不僅是為了銘記歷史，更是為了尋找那份跨越時代的精神力量。抗戰文學告訴我們：文學可以是最柔軟的慰藉，也可以是最堅硬的戈矛；它源於苦難，卻指向光明。

如今，香江兩岸燈火璀璨，維港煙花依舊燦然，但我們不會忘記——有些光芒，穿越八十餘年時空依然熾熱；有些堅守，早已融入這座城市的精神血脈。抗戰文學的精神，將被繼續書寫、傳承，在新的時代中仍然煥發出光芒。

——謹以這個專題，致敬所有在烽火中以文為劍、以心為火的人們！

目錄 CONTENTS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五年十月號 總三十期

3

明月灣

卷首語

1

潘耀明

抗戰文學的歷史回眸

專題：抗戰文學烽火情——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4

吳軍捷

香港抗戰文學之一二

9

趙稀方

淪陷時期的香港文學

15

何佳霖

泣血歲月香港情

19

周蜜蜜

烽火記憶：父母在抗戰歲月中的青春壯歌

22

杜明明

致母親的烽火青春

25

羅海雷

烽火中的童聲：母親與孩子劇團的抗戰記憶

29

楊芳菲

風雨茅廬 以筆為刃

文化綠蔭

31

朱少璋

因緣流轉

32

林中英

發行十五冊的手抄抗戰詩刊《淹留》

33

黃秀蓮

在烏茲別克遇見的

34

唐睿

東京文學散步

萬花筒

36

巴桐

永生大押——煙火蒼生之四

21

潘金英

歌唱宜昌 禮贊好時光

學苑春秋

38

林嘉穎、余少君

〔師說師文〕痛

封面內頁

文 林青霞

青霞園地

封底內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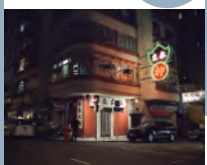
圖 林方偉、林青霞

名家手跡（白先勇）

封底

詩、圖 江揚 詩人小屋

36



二〇二五年十月 總三十期

專題

抗戰文學烽火情

——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吳軍捷、趙稀方、何佳霖、周蜜蜜、
杜明明、羅海雷、楊芳菲／撰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為銘記歷史、緬懷先烈同胞，讓精神薪火相傳，本刊特組織抗戰文學專題。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從魯迅演講談起，引入許地山、茅盾、蕭紅、蕭軍等激發大眾愛國鬥志的創作，並談左翼文人移港辦報拍電影宣傳愛國救亡的行動，梳理香港的抗戰文學脈絡，更提出深入探研之方向。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趙稀方細述淪陷時期的香港文學狀況與生態，並談及葉靈鳳的複雜面貌與戴望舒拒絕為敵偽所用等。

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何佳霖透過詩歌從不同角度刻劃出香港淪陷前後的歷史場景，展現軍民抗戰的堅毅精神；隨之再以散文記述文化人在港宣傳抗日的事跡，以及東江縱隊與本地游擊隊英勇抗敵的感人故事。

周蜜蜜憶述父母周銅鳴、黃慶雲在烽火歲月分別以戰地報道、愛國詩作及抗日歌詞喚起全民一致抗敵，以文字傳頌那時代的赤子之心。

「我還記得每當我問及媽媽那八年烽火，她眼裏依舊閃現當年的光。」資深傳媒人杜明明憶記母親續志先在抗戰中勇敢而熱血的烽火青春。

已故著名報人羅孚之子羅海雷細述舅舅吳新稼創辦「孩子劇團」的點滴，並以珍貴照片重現母親與家族成員當年投身劇團，激勵軍民抗戰的難忘歲月。

郁達夫杭州舊居「風雨茅廬」經過精心修繕與布展，在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歷史節點重新向大眾開放，紀念這位以筆為戈的革命烈士。楊芳菲為文紹介。

——編者

「香港抗戰文學浩瀚，值得我們廣為收集，深入研究。如近年有人認為：許地山《國粹與國學》深入探討了在抗戰背景下，如何正確認識和傳承國學，激發民族自豪感與凝聚力，為抗戰提供文化支撐……」作者從魯迅演講談起，引入許地山、茅盾、蕭紅、蕭軍等激發大眾愛國鬥志的創作，並談左翼文人移港辦報拍電影宣傳愛國救亡的行動，梳理香港的抗戰文學脈絡，更提出深入探研之方向。

——編者

香港抗戰文學之一二

吳軍捷



李樺於一九三五年創作的木刻版畫作品《怒吼吧，中國！》，承傳了魯迅精神，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抗戰文化的經典之作。

悲劇故事。同沉入海底的與他的發明一報國無門，最終戰時腐敗、昏聩的社會環境下置，但卻在化碳排出的裝置，能從水中獲取氧氣並把二氧

許地山、茅盾、蕭紅、蕭軍等激發大眾愛國鬥志

我們講香港抗戰文學，不能不從魯迅談起。一九二七年，魯迅踏足香港，在《無聲的中國》中，用「立人」與「反抗」啟蒙港人，喚醒沉默的香港，為即將爆發的抗戰奠定精神路基。

《怒吼吧，中國！》是李樺於一九三五年創作的木刻版畫作品，承傳了魯迅精神，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抗戰文化的經典之作。

畫面中一個被緊緊捆綁、雙眼被蒙住的中國人，正掙脫繩索怒吼而起，他一隻手伸向觸手可及的匕首，展現出尋求解放的姿態，是中國抗戰史上的一個符號，反映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苦難和抗爭，體現了中國現代版畫藝術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僅歌頌了知識分子的愛國熱忱和堅強的民族自尊心，更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當局的腐敗和無能，並深刻反思了僅靠「科學」能否救國的現實困境。這一切都緊扣抗戰時期國家與民族的命運。許地山其他眾多雜文，如〈七七感言〉、〈造成偉大民族底條件〉等在抗戰期間直抒胸臆，激發了大眾的愛國鬥志。

一九四〇年「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成立，茅盾在港創作《腐蝕》，蕭紅《呼蘭河傳》、《生死場》，蕭軍《八月的鄉村》等作品對故鄉的深情描繪及對底層人民堅韌的刻畫，激發了民族認同；真實的侵略者暴行記錄，村民的反抗故事，東北抗日聯軍的戰鬥生活，激發了人們的反帝抗日愛國熱情，在香港廣為傳誦。

東北作家李輝英的〈最後一課〉描述日軍佔領當地後，學校將被迫改用日語教學，國文老師方先生在最後一堂課上，向學生們講述漢字的意義、國家的歷史，用悲憤又堅定的話語傳遞民族尊嚴，最終在日軍的監視下結束課程。通過最後一堂國文課的細節，濃縮了國土淪陷的悲痛、對民族文化的堅守，展現了普通知識分子的愛國氣節與不甘屈服的精神，以及底層民眾在侵略面前的覺醒與抗爭，是對「亡國奴」境遇的沉痛反思，語言質樸真摯，情感濃烈，具有強烈的時代感染力，成為「救亡主題」民族精神吶喊的經典文本。既為抗戰文學奠定了重要基礎，也預示了香港日後被侵佔的苦難與抗爭。

日軍侵港後，如惠文學校的愛國教師，就在校園上演了真實的〈最後一課〉。

左翼文人移港辦報拍電影宣傳愛國救亡

自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軍攻佔上海後，有人預言：「抗日新聞雜誌等漸次由上海沒影，而此等發行所今後移於香港、廣東、漢口等地。而該三地將成人民戰線抗日運動策源地。」香港因為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間南來避難的滬、穗等地文化人，將宣傳抗戰的報刊、雜誌、影劇等眾多文化產品移植到港，喚起本港進步文化人的共鳴，改變本港文化充斥誦經復古、色情神怪的落後生態。尤其共產黨護送宋慶齡自上海到港，在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廖承志安排下，與宋子文合組「保衛中國同盟」，一時令香港成了向海內外傳播抗戰文化的新基地中心。又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皖南事變」後，桂林、重慶、昆明等地的左翼文化人多移居香港，迅速增加香港文化界、演藝界宣傳愛國救亡的有生力量和隨之產生的文化產品。

一九四一年，香港中文報紙達十一家。除了本地原有的《循環日報》、《華字日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工商晚報》之外，還有一九三八年移植到港的《大公報》（香港版）和《立報》（香港版）。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創辦的《國民日報》和國家社會黨創辦的《國家社會報》繼續

出版發行。一九四一年四月八日，《華商報》（晚刊）正式出版發行，開創中共在香港公開出版發行並獲得港英政府註冊批准的報刊宣傳之路。八月下旬，該報實際銷路超過五千五百份，成為香港發行量最大的晚報。同年，在港出版的各種期刊大約共有二十多種。五月十七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的《大



香港影壇在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陸續上映國產和港產的國防電影，圖為《前程萬里》港產抗戰電影劇照。

眾生活》周刊，在香港復刊。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在港創辦旬刊《光明報》，香港又出現介乎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黨」的刊物。

香港影壇在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後陸續上映的國產和港產國防電影的基礎上，又推出《前程萬里》、《小老虎》等十三部港產抗戰新電影，一部在延安實地拍攝，全國九十多部抗戰電影中，有七十多部在香港創作製作。今天，筆者還可以在香港電影資料館找到六十三部。

香港已然成為中國的海外抗戰文化城。

中國的海外抗戰文化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港督投降，但香港文化不降。

一九四二年，詩人戴望舒因從事抗日文化活動於被日軍逮捕入獄，遭受酷刑折磨，創作出〈我用殘損的手掌〉的愛國抒情詩：詩人用手掌觸摸「淪陷區的大地」，如「這長白山的雪峰冷到徹骨」、「這黃河的水夾泥沙在指間滑出」，描繪祖國山河在侵略下的破碎、淒涼，滿是悲痛與憤慨。當手掌觸碰到「解放區的土地」筆調轉為溫暖、明亮，「只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溫暖，明朗，堅固而蓬勃生春」，傳遞出對民族解放的堅定信念與希望。抒發了對祖國深深的眷戀與對侵略者的憤恨，喚起民眾抗爭之心。



一九四一年，抗戰文化人在香港的留影。左起：陳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聰、何香凝、洪道、廖夢醒、歐陽予倩。

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侶倫創作的《無盡的愛》也值得一提。這部中篇小說的女主角亞莉安娜是一名僑居香港的葡萄牙少女，日本侵略者殺死了她的母親、弟弟和未婚夫，她在毒死仇人——憲兵隊長佐藤之後從容就義。幫助她實施復仇計劃的是她的中國窮朋友、窮作家、窮職員。該作品描寫了香港普通民眾在戰爭陰影下的愛情與生活，體現了小人物的

大時代中的堅守與抗爭，體現了戰爭的殘酷以及人性在戰爭中的掙扎與光輝，同時也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戰爭背景下的交融，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

香港被營救的文化人在獲救後創作了許多關於香港抗戰的文學作品：茅盾《劫後拾遺》、夏衍《走險記》、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葉淺予《香港受難》（一九四二年在桂林畫成的漫畫作品）。這些作品真實記錄了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在戰爭時期的驚險經歷和生活百態，記錄了許多當時在港文化名人的情況，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市區中隊創辦宣傳小報《地下火》，在密林油印游擊小報，轉載了許多抗戰作品，把「抗戰到底」貼上斷垣殘壁，用文學鼓舞香港各界奮起與日本法西斯作拚死鬥爭，對凝聚「同舟共濟」的抗戰精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抗戰勝利後，作家黃谷柳創作的長篇小說《蝦球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以香港底層少年為主角的通俗小說，被譽為「南派通俗小說的里程碑」。主角「蝦球」出身貧苦，曾誤入黑幫成為「馬仔」，參與走私等活動，目睹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複雜，後因不願同流合污逃離黑幫，最終投身華南游擊隊，從一個懵懂少年成長為有理想的革命青年。蝦球並非完美英雄，而是充滿「煙火氣」的底層少年，他的迷茫、掙扎與成長極具代入感，同時塑造



抗戰期間各界民眾在侵略面前深刻覺醒，堅持抗爭與救亡。
圖為九龍小販聯合義賣及各界支持抗戰的熱烈情況。

了「鱷魚頭」（黑幫頭目）、「阿娣」（底層少女）等經典配角，展現了社會各階層的生存狀態。小說大量運用香港方言、粵語口語，具有強烈的「南粵風情」，也隱晦表達了對進步力量的認同，為當時的通俗小說注入了現實關懷與思想深度，打破了一通俗小說只講娛樂」的局限。在香港和廣州等地流行極廣，也不失稱為香港抗戰文學的後續。

香港抗戰文學浩瀚，值得我們廣為收集，深入研究。如近年有人認為：許地山《國粹與國學》深

入探討了在抗戰背景下，如何正確認識和傳承國學，激發民族自豪感與凝聚力，為抗戰提供文化支撐。葉靈鳳《香港淪陷記》字裏行間充滿對侵略者的憤恨和對同胞的同情，延續了魯迅批判現實的精神。楊剛《東南事變行》、徐遲《狂歡之夜》，黃新波木刻作品《賣血後》等都有各自的視角，反映了香港抗日戰爭的史實與啟示。而其後許多內地作家的作品，都承繼了香港抗戰各方團結，抗戰到底的傳統。

期本地作家深入開拓抗戰題材

可惜，香港本地作家對這個題材重視不足，開拓不深。至今未見能夠真正反映到香港中英美國共三國四方合作抗日的文學作品，未有反映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港浴血奮戰的成功文學作品。筆者較為欣賞的是，香港作家黃獎寫的一部有關大營救的小說，把其中一些片段寫成武俠情節，引人入勝，頗有香港特色，其中隱示了香港的極大潛力。也許，在香港抗戰文學的傳承和發揚方面，還需要我們付出極大的努力。

（本文圖片由吳軍捷提供。作者為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



香港淪陷時期，日本佔領政府藉整合香港報章雜誌，嚴控文藝創作方向，令香港文壇陷入低迷。作者細述淪陷時期的香港文學狀況與生態，並談及葉靈鳳的複雜面貌與戴望舒拒絕為敵僞所用等。

——編者

淪陷時期的香港文學

趙稀方

日本文學與大東亞文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淪陷，日本接管香港，抗戰前期香港文壇的繁榮瞬間凋零。

在文藝方面，戰後最先成立的是「東亞文化協會」，其次是「華南電影協會」。東亞文化協會成立於一九四二年三月，據葉靈鳳：「當時差不多網羅了文化界全體知名人士，正會長是楊千里先生，副會長是馬鑑先生，對於初期的文化工作，盡了很大的力量。」

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日軍政府為了管理方便，將香港僅存的報紙合併。其中《香港日報》作為官方報紙不變，並且還有日文和英文版，汪偽報紙《自由日報》、《天演日報》、《新晚報》合併入《南華日報》，《華字日報》與《星島日報》合併為《香島日報》、《循環日報》和《大光報》合併為《東亞晚報》，《大眾日報》併入《華僑日報》。再加上趣味性的《大成報》，香港只剩下了六份報紙。在刊物方面，只有《大眾週報》和《亞洲商報》兩家，前者是文藝的，後者是商業的。說是刊物，篇幅其實和報紙差不多。一九四二年七月，日軍逼迫胡文虎、何東出資港幣五十萬元，成立了大同圖書印務局，出版《新東亞》雜誌、《大同畫報》等。該局由胡文虎之子胡好負全責，編輯方面由葉靈鳳等人負責。《新東亞》是一個綜合性刊物，有一定文學作品的篇幅。如此，淪陷時期香港與文學有關的雜誌只有《大眾週報》、《新東亞》兩種，其他能刊載文學作品的就是報紙及其副刊，如《華僑日報》「文藝週報」、《香港日報》「綠洲」等。

《新東亞》由葉靈鳳負責，比較官方，刊物上多刊登日本人的文學創作。日本人對於香港的佔領，與內地的概念不太一樣，香港

原來的官方語言是英文，日治政府明令取消英語，代之以日文教育，這有點類似於日本佔領台灣時所採取語言同化政策。一九四二年八月第一卷第一期《新東亞》刊登的「報告隨筆小說」，包括石川達三〈到星加坡的路途〉、山岡莊八〈潛艇索敵行〉、○○大尉〈威爾斯王子號的末日〉；第二期刊登了「當代日本隨筆選」，包括賴原退藏、菅原興治、澤川幸夫和物集高量的四篇小品，另外還刊登了林房雄〈北京隨想〉和谷崎潤一郎〈昨會——上海的回想〉。第三期刊登了「大東亞共榮圈集錦」，包括戰時各地日本作家的作品。翌年，第二卷第一期刊登了川島國郎〈南方兵食從軍記〉。從內容上看，這裏有石川達三、谷崎潤一郎等較為名氣的日本作家，更多是反映戰時內容的即時作品。

接下來就是日本人倡導的大東亞文學。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東京舉行，《香港日報》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報道，題為〈大東亞文學者會議香港亦派出代表報道部現正權衡華人文學者〉。其中提到：「本地也會有兩名代表有幸參與其中，當下正以報道部為中心進行篩選，兩名代表中，其中一名幾乎已確定為發表了《忘憂草》等數十名作的知名作家葉靈鳳氏（三十八歲），剩下一名也將在近日於眾多候補中慎重權衡後決定。其中因法國文學而享負盛名且為詩人的戴望舒氏（三十八歲）被視為最有可能的人選。」從

後來的參會者名單看，葉靈鳳和戴望舒並沒有參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東亞共榮圈文藝介紹」，包括（日本）林芙美子〈感情演習〉、（滿洲）爵青〈山民〉、（朝鮮）俞鎮〈手術〉、（泰國）衛檀〈囑樹蔭下〉。此外，第一卷第四期還發表過（台灣）龍瑛宗的小說〈不知道的幸福〉。其他報刊，特別是汪偽政權的《南華日報》副刊，也發表過不少大東亞文學作家的文字，如周作人的〈憂生惘亂，走向建設：大東亞戰爭與中國文學〉（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南華日報》）、〈關於老作家〉（一九四四年六月）等文，這些文字有些是轉自內地的《中華日報》。作為汪偽政權的報紙，他們應該是互通聲氣的。

淪陷期間的香港文壇

淪陷期間香港作家創作的作品，總體來說比較灰暗。《大眾週報》也由葉靈鳳負責，它雖然也刊登日本人的作品，但以華人作品為主。《大眾週報》的基本結構如下：首先是一篇社論，由葉靈鳳本人撰寫；其次是日本人的文字，如第一期的〈日本對華新方針〉和上田廣的〈馬尼拉之落陽〉；再次是國人的雜文專欄，如從第一期開始的戴望舒以「達士」筆名發表的〈廣東俗語圖解〉，葉靈鳳以「白門秋生」筆名連載的〈書淫艷異錄〉等；最後就是國人的通俗小說「長篇連載」，從第一期開始連載



的小說是靈簫生〈橫刀奪愛〉和崆峒〈少林英雄秘傳〉。

一九四四年，娜馬在《香港日報·曙光》發表過一篇〈香港·文藝〉的文章，文中說到：「為了想知道『文藝在何處』，於是我翻開了香港的大小出版物，由文藝的專刊以至於一般的副刊，結果是落了空。」他的觀察是「充斥文壇的香港趣味的作品」，而嚴肅作品方面有以下幾種：一，「長長短短的雜文，各式和各樣的雜文。」二，「譯文和改變的譯文大行其道。」三，「三朝野記，烈皇英識，大義覺迷錄，避戎夜話……已為一般賢士大夫所不願稱道，努力鉤沉。」他感慨香港「甚至連報告文學、文藝通訊之類的東西也沒有」。香港文壇的現狀，顯然是殖民統治的結果，文學作品不敢涉及政治，只好以通俗文學填補篇幅，其他只能鉤沉於古代，



盧夢殊《山城雨景》。（資料圖片）

或者翻譯他國的文章。

盧夢殊是香港當時比較「風光」的人物。他代表香港新聞界去東京參加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召開的「大東亞新聞會議」，會後他在東京廣播電台用粵語對香港發表廣播，題為「從大東亞的兩個大會講起」，內容涉及十一月五日召開的「大東亞會議」和十七日召開的「大東亞新聞會議」。其後，他在一九四三年底至一九四四年初的《華僑日報》上連續刊載〈東遊觀感〉，記載他在東京受到東條英機接見等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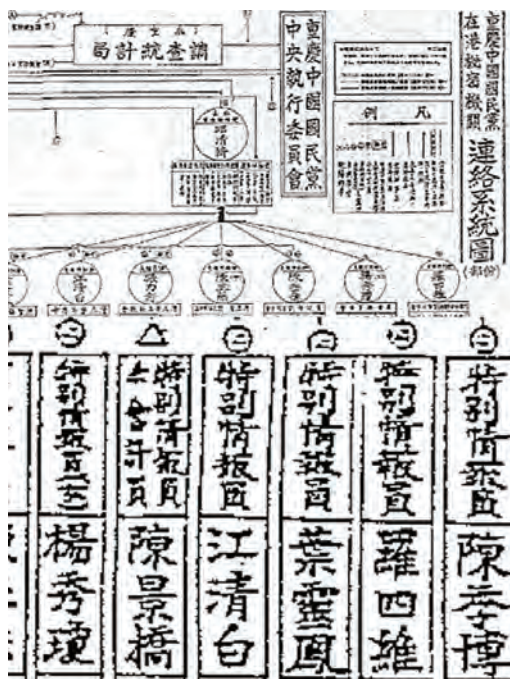
盧夢殊最出名的文藝作品，是他的小說集《山城雨景》，此書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由香港華僑出版社出版，署名羅拔高。在淪陷時期凋敝的香港文壇上，它大概是僅有的文學成果。娜馬在〈談《山城雨景》〉一文中評論：「大致地說：作者所慣用的是，『暴露與諷刺的手法』，對於個性的描寫很不錯，現實的分析相當正確，這是不能抹煞的地方」。戴望舒為這部小說集寫了「跋」，稱「《山城雨景》是作者的近作的結集。它不是一幅巨大的壁畫，卻是一幅幅水墨的小品。世人啊，你們生活在你們的小歡樂和小悲哀之中，而一位藝術家卻在素樸而淋漓的筆墨之中將你們描畫出來。世人啊，在《山城雨景》之中鑑照一下你們自己的影子吧。」淪陷期間滯留香港的內地文人，數戴望舒和葉靈鳳名氣最大，他們自然不會被日本統治者放過，

葉靈鳳的複雜面貌

不過他們倆的表現並不相同。

香港淪陷後，葉靈鳳入獄，出獄後任職於日本軍方辦的大同圖書印務局，此後越來越春風得意。他一九四二年八月主持《新東亞》雜誌，一九四三年四月任《大眾週報》社長，一九四四年一月主編《華僑日報》「文藝週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主編了《香港日報》「香港藝文」。一九四五年，擔任香港文化聯誼社執行委員。

在《陳君葆日記》中，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有一則葉靈鳳動員他參加香港新聞學會成立大會的記



據朱魯大披露的日軍文件，葉靈鳳在日據時期為國民黨在港特別情報員。（資料圖片）

載：

葉靈鳳們組織新聞學會邀我作名譽會員，已設法推辭，今天他們開成立大會，靈鳳又寫信來約去參加並說「總督也出席，而且有午餐，」我待不去，他打電話來說「座位是排好的，缺席恐不好看」，於是我只得去了，在一方面看，倒像哺餵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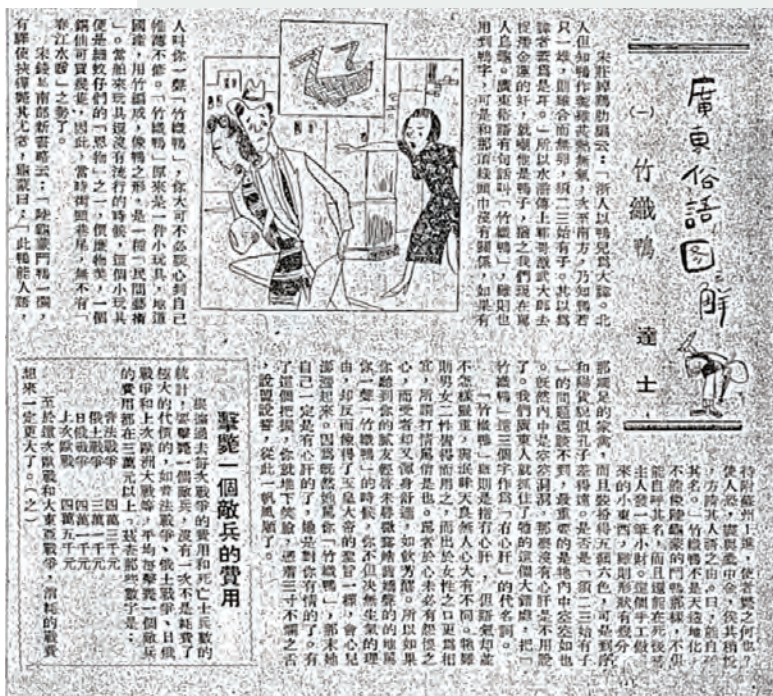
午前便到東亞酒家去，坐在我旁邊的是鮑少游，布置倒有些特別。這也許因為幾年來參加這種儀式還算第一次。演說台兩旁分列各官員座位，首為磯谷總督，他右手是大熊海軍司令，以下則左右分開計泊總務長官，市來民治部長，那邊則為野間憲兵隊長等武官，和羅旭和周壽臣等，環繞着在中心的來賓和會員座位，這種排法，很有些特別，彷彿有點像北帝廟裏的情形。

從會後報道看，葉靈鳳只是作為《大眾週報》社長出席。

一九五七年版《魯迅全集》在《三閒集·文壇的掌故》葉靈鳳詞條下注解：「葉靈鳳，當時曾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不過，一九八一年版《魯迅全集》又改變了對於葉靈鳳的注釋，〈革命咖啡店〉一文中將潘漢年與葉靈鳳合注，曰：「葉靈鳳（一九〇



四（一九七五），江蘇南京人，作家，畫家。他們都曾參加創造社。」拿掉了葉靈鳳「漢奸文人」的帽子，這在後來被稱為「注釋平反」。一九九〇年四月，朱魯大披露出日據時期香港憲兵隊本部編寫的「極秘」文件《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其中提到淪陷時期的葉靈鳳，在「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香港站任特別情報員，後來更兼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香港黨務辦事處幹事」。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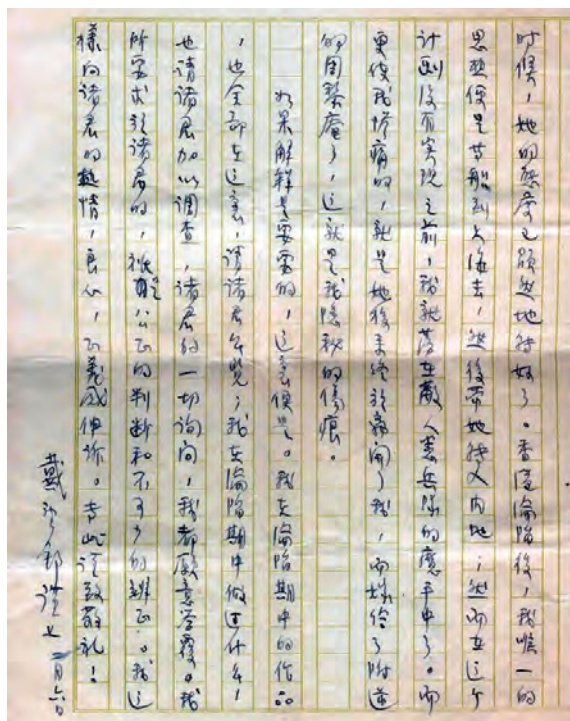
戴望舒以「達士」筆名發表的〈廣東俗語圖解〉。（資料圖片）

葉靈鳳在《大眾週報》發表的一些社論，頗引起爭議，這個問題只能留待於歷史來解決了。

戴望舒拒絕為敵偽所用

關於戴望舒，戰後文壇也曾有左翼文人聯名檢舉他是漢奸。一九四六年，《文藝生活》光復版二期及《文藝陣地》光復二號同時刊出了一份由何家槐、黃藥眠、陳殘雲和司馬文森等二十一人聯合署名的「留港粵文藝作家為檢舉戴望舒附敵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建議書」，文中認為「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與敵偽往來，已證據確鑿」。戴望舒很悲憤，他在〈我的辯白〉一文中說：「我沒有寫過一句危害國家民族的文字，就連和政治社會有關的文章，我再一個字也沒寫過。」在文章的最後，戴望舒仍然強調，「我在淪陷期的作品，也全部在這裏，請諸君公覽。」

戴望舒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入獄，五月出獄後到大同圖書印務局工作。一年以後，他開始在葉靈鳳主編的《大眾週報》上寫「廣東俗語圖解」。其後，戴望舒所寫的文章，主要分布在《華僑日報》、《香港日報》和《香島日報》上。內容包括：讀書雜記、介紹法國見聞、詩歌創作及詩論等，都是刻意迴避現實之作。何家槐等二十一人所檢舉的戴望舒的問題，一是戴望舒一九四四年為羅拔高《山城雨景》所寫的「跋《山城雨景》」。據戴望舒在辯白中所說，



戴望舒回覆漢奸指控的辯白書。

(資料圖片)

二是拒絕參加「香港文化協會」。

從史料看，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的表現是清白的，當時中共黨組織對他也很有信任。一九四五年九月，老舍從重慶給戴望舒發電報，委託戴望舒調查附逆文化人。十月，「文協」又委託戴望舒組織文協駐港通訊處的工作。

真正能夠代表戴望舒思想的詩歌，是他秘密寫下而至戰後才公開發表的詩作，如寫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獄中題壁〉及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的〈我用殘損的手掌〉。這兩首詩抒寫詩人在日本人的牢獄中的遭遇和感受，詩人雖然受盡苦刑折磨，但並沒有屈服，他深深地懷念祖國，懷抱勝利的信念：「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與愛和一切希望，／因為只有那裏是太陽，是春，／將驅逐陰暗，帶來蘇生，／因為只有那裏我們不像牲口一樣活，／螻蛄一樣死……／那裏，永恆的中國！」詩人自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為國捐軀：「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他懷着的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當你們回來，從泥土／掘起他傷損的肢體，／用你們勝利的歡呼／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這些作品是戴望舒前期現代主義詩歌的昇華，也是香港淪陷時期文學的最高峰。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南昌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

他為此書寫序是被迫的，並且「跋」屬應酬性文字。二是戴望舒發表於《南方文叢》第一輯的文章，它們與周作人、火野葦平等敵偽人物的作品一起發表，事實上戴望舒發表的兩篇文章題目分別為〈詩人梵樂希去世〉和〈對山居讀書劄記〉，與政治無關。至於戴望舒被檢舉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二周年紀念東亞晚報徵求文藝佳作」「新選委員會」委員一事，戴望舒自辯「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足以證明他不願意參加敵偽文化活動的，有兩件更重要的事情，一是拒絕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作者以詩歌及散文深情描繪了戰時香港的動盪歲月。詩歌中的三個章節從不同角度刻劃出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前後的歷史場景，展現軍民抗戰的堅毅精神。散文則記述了港英政府投降前後，文化人在港宣傳抗日的事跡，以及東江縱隊與本地游擊隊英勇抗敵的感人故事。

——編者

泣血歲月香港情

何佳霖

抗戰組詩

一

當造物主閉上愛的窗戶

一群鐵鳥失去了血性的溫良

這個被覬覦的港口海灣

一個肥沃的舊日漁村

一個個列強垂涎欲滴的香港

此時變成了孤島

那些人是誰？那些人到底想

幹什麼？

沒有人聽見他們的話，沒有

人願意聽他們的話

落日像哭腫的眼睛透出冰冷

的寒氣

孤兒寡婦在承受莫須有的災難

這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二

黑色的聖誕節，

時速在狂奔

子彈炸藥在狂奔，

侵略中國土地的日軍鐵蹄在

狂奔

火海以秒計漫過東西交匯的



莊嘉禾《香港抗戰記憶·香江永志》之一。

人類文明

斷簡殘篇說不完國恨家仇

一些人把胸膛頂向尖刀留下丹心碧血
一些人壯志未泯捍衛腳下的土地山河
鐵鞭拷打也榨不出同志的下落

誰說書生無用？你看周樹人、柳亞子、茅盾、

鄒韜奮……

他們用生命拯救生命，以靈魂點亮靈魂

三

日子在淪陷，盧溝橋在淪陷

上海在淪陷，南京在淪陷

蔣委員長在淪陷，牆上的萬歲在淪陷

廣州在淪陷，啟德機場上空在淪陷

香港在淪陷，世界在淪陷

打着「東亞共榮」的侵略者在淪陷

港督在淪陷，天皇在淪陷

不平等條約在淪陷，野心勃勃的戰犯在淪陷

這是誰造的因，這是誰造的果

當中國人民自己站起來，當世界人民一起站

起來

我們的淪陷就是你們的淪陷

烽火南溟 香江抗戰

一九四一，這一年的冬雨格外陰冷，雲層灰暗，重重壓在香港太平山頂，彷彿老天也屏住了呼吸，任由人間災難蔓延開去。十二月的風本該帶來聖誕的歡愉，但中國大地，山河已破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半壁江山淪陷於敵人之手。嶺南大地在敵我拉鋸中艱難喘息。香港雖暫得偏安，卻早成驚弓之鳥。

十二月八日，日軍戰機群如蝗蟲般撲向啟德機場，爆炸聲震碎香港往日的相對寧靜。侵略野心已無可置疑，本來還抱有幻想的港英政府節節敗退。日軍自東西兩路越過深圳河南侵，其中一路入上水、粉嶺，直搗大埔、沙田；短短半個月內便登陸港島，穿過北角、太古等地，迅速建立灘頭陣地，香港已變成任人魚肉的城市。十八天後，半島酒店樓頂降下米字旗，港督宣布投降。這是黑色的聖誕夜，南來的知識分子們藏起文稿，民主人士燒毀往日的一些信件，教授們將一些典籍埋進菜園，心裏預感香港也不能倖免於這一浩劫。但他們，在承受國難的同時，仍懷希望。中國人絕不能就這樣屈服，絕不能等死。他們心中有一腔熱血，更有一盤對侵略者的新帳舊帳深深銘記。

戰火連天的時代，也造就英雄輩出。著名文化人鄒韜奮在此前經過幾個月的宣傳奔走，推動了各地的愛國救亡運動。他於一九四一年二月再次回到香港後，仍然堅持辦刊，邀請茅盾和夏衍作主筆，他親自



負責撰寫社論。他主編的《大眾生活》每月發行量達十萬份之多，得到廣大讀者回應。在他們的推動下，海內外華人抗日情緒日益高漲。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也促進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在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東江縱隊第五大隊的部分游擊隊員奉命插進「新界」。那時，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新界，土匪橫行。他們配着長槍或短槍，大多數是英軍潰敗遺下的武器。村民不僅要面對日軍，還要防範土匪的侵犯。武工隊的指戰員深感情況嚴重，當務之急就是團結群眾，把大家組織起來一起維持治安。西貢昂窩村客家婦女凌娘就是巾幗英雄的典範，她不但慷慨借出自己家房屋給港九大隊軍需處辦公，還鼓勵兩個兒子參加游擊工作。她在家曾救治過病危的游擊隊員。她好比現代版的穆桂英，被譽為游擊隊的母親。在苦難的歲月，總有一些心懷家國的人捨身成仁，同時為子孫後代譜寫了永恆的光榮史。

南涌的羅屋是一個有二十多戶人家的村莊，羅汝澄的家鄉，他生長在一個華僑家庭，在當地頗有名望。抗戰初期，兄弟三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當戰火燃燒他的家鄉，兄弟倆帶頭把家裏防匪的步槍、獵槍、信號槍都獻出，動員村民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組織群眾自衛武裝。營救工作如火如荼，新界郊外元朗客家圍屋，十七歲的游擊隊員阿彩，用柴刀劈開最後一隻樟

木箱。這個曾經只會刺繡的蠶家女，此刻把祖傳的嫁妝箱改造成擔架。她將一件靛藍布衫遞給鄒韜奮，自己腰間卻別上了兩顆土製手榴彈。鄒韜奮，這位長期為民族的進步廢寢忘食的文化戰士，以堅定如炬的目光給這個稚氣未脫的青年增加了信心。這批已深入香港基層的革命人士，他們離不開這裏的村民，一飯一粥，一草一木，甚至一動一靜，都與他們的救亡計劃息息相關。人口嘈雜，樓層昏暗的深水埗，一座唐樓的天台上，地下黨負責人連貫的算盤打得劈啪作響。這個戴着圓框眼鏡的「廣東商人」，賬簿裏記着特殊的「生意」：三十二擔藥材等於營救茅盾的船資；五十匹陰丹士林布等於二十張假身份證；而昨天那口柏木棺材裏，裝的其實是發報機零件。他扶眼鏡的左手小指缺了半截——去年在啟德機場接應英國情報官時被鐵絲網刮去的。他發誓，只要身還在，必須作戰到底。

根據部署，廖承志、喬冠華和連貫等分別行動，通知住在九龍和香港島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立即搬家隱蔽。在那個特殊時期，他們扮演各種身份，想盡各種辦法，安排交通員到「棺材舖」老林那裏：明日幾點送七口「壽材」去西貢，要配「長生板」，接受任務的人心領神會，他們知道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所以每個參加行動的人都要讀懂各種行動暗號，七位文化名人將偽裝成送葬隊伍，而「長生板」特指裝有夾層的漁船，護送任務由武工隊負責。這天黃冠芳打



莊嘉禾《香港抗戰記憶·海戰驚濤》之一。

扮成商人，他買了幾份敬神用的香燭、供品，見到廖承志等人後，每人一份拿在手上，扮作香客混進九龍城。當晚，廖承志等一行四人偷渡大鵬灣。他們既要避開日軍海上巡邏隊的搜捕，又要提防土匪搶劫。在夜幕的掩護下，凌晨三點順利到達沙漁涌。武工隊順利完成了首次護送任務。他們的智慧和膽量已經超越了生死。正如後來移居香港的張愛玲所言：「香港是一座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亂世裏的人，就像大海裏的珍珠貝，被迫用痛苦孕育出絕美的光華。」香江兩岸的燈火璀璨，恰是那代人以生命點燃的永恆火焰，他們敢以生命拯救生命，以青春交換青春。這就是民族氣節與人性光輝。

參與這段艱苦救亡行動的見證者——九十三歲抗戰老戰士林珍老奶奶拄着拐杖說：「國家有難，任何人都不能置身於事外。」文化名流、民主人士、國際盟友在群眾掩護下悄然北撤。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裏泛黃的報紙，西貢抗日紀念碑前的鮮花，老奶奶哼唱的戰時童謠——都在訴說着那段烽火歲月。每當維港升起節日煙花，我們應當記得：有些光芒，穿越八十餘年時空依然熾熱；有些堅守，早已融入這座城市的精神血脈，隨着潮起潮落生生不息。

（本文圖畫由莊嘉禾提供。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



「八十年後的今天，我輕輕撫過父母留下的文稿舊物。墨跡雖已泛黃，但字裏行間的熱血依然滾燙。這些文字不僅是家族記憶，更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作者憶述父母周鋼鳴、黃慶雲在烽火歲月分別以戰地報道、愛國詩作及抗日歌詞喚起全民一致抗敵，以文字傳頌那時代的赤子之心。——編者

烽火記憶： 父母在抗戰歲月中的青春壯歌

周蜜蜜

抗日戰爭後的八十年光陰流轉，如今我們又迎來了一個偉大的勝利紀念日。這些天我埋首整理父母親的抗戰紀念舊物，其中有母親黃慶雲在抗戰七十年紀念時國家給她頒發的紀念勳章，還有父親周鋼鳴寫下的《救亡進行曲》歌詞。在晨光中彷彿被鍍上一層金邊，將我帶回父母用青春書寫家國大義的烽火年代。

父親周鋼鳴那年二十六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他毅然留在已成為孤島的上海，用筆墨作為抗敵的武器。我常聽他說起創作《救亡進行曲》的那個夜晚，聞北的炮聲隱約可聞，在昏黃的煤油燈下，他與作曲家孫慎等進步青年擠在工人夜校裏，字斟句酌地推敲歌詞歌曲。

「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拿起我們的鐵錘刀槍，走出工廠，田莊、課堂，到前線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腳步合着腳步，臂膀扣着臂膀，我們的隊伍是廣大強壯，全世界被壓迫兄弟的鬥爭，是朝着一個方向。」

激奮人心的悲壯旋律就此誕生，並且很快響徹了大江南北，成為無數抗日志士的精神號角。《救亡進行曲》與《義勇軍進行曲》同為抗戰歌曲的姊妹篇，激蕩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說那是民族精神的最強音，是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用血肉譜寫的抗戰史詩。

父親最難忘的是前往四行倉庫採訪八百壯士的經歷。蘇州河南岸硝煙瀰漫，他冒着流彈匍匐前進，眼見年輕士兵們用身體護旗的場景。歸來後徹夜未眠寫就的戰地通訊，字裏行間都是熱淚與熱血，這些報道後來成為研究淞滬會戰的重要史料。

父親後來又和《義勇軍進行曲》（如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作者田漢先生等並肩戰鬥，輾轉在各地的抗日前線，並跟隨茅盾先生來到香港，寫下了指導戰地記者工作的書籍《怎樣寫報告文

學》，成為當時革命根據地延安魯迅文學院的參考教材。

與此同時，在南中國的香港，十七歲的母親黃慶雲正在用另一種方式參與救亡。她代表香港學生聯合會，向即將北上的醫療救援隊贈送戰旗。母親曾告訴我，那天維多利亞港細雨霏霏，她將繡着「勳力同心」的錦旗交到隊長手中時，在場所有人都紅了眼眶。

更難得的是母親在《探海燈》報同時發表抗日詩作：

英雄奮身思報國，浴血揮戈殺倭賊。
鏖兵春夏且秋冬，轉戰東南復西北。
槍林彈雨拼衝鋒，救死扶傷日不給。



周蜜蜜父親周鋼鳴。

更有粵人言不識，創痛向誰訴胸臆。
語言隔膜難相傳，念此賤軀痛何極。
以身許國身非我，血肉之軀當炮火。
呻吟輾轉窮呼天，狂噬猶將暴敵破。
頑瘡不治成待斃，恆痛相煎血為淚。
捷報西風指顧間，孰令壯士身先死。
白雲低低不敢飛，此日我軍成玉碎。
七尺昂藏恥瓦全，奮起青年救國團。
振臂一呼群衆起，救護隊成何可觀。
明日首途赴前線，愈我傷軍軍復戰。
滅此朝食履扶桑，時日曷喪予及見。
買絲繡得旗贈君，珍重成仁一片心。
故國歷歷山河在，瘡痍滿目待君臨。

那些鏗鏘詩句至今讀來仍令人心潮澎湃：「英雄奮身思報國，浴血揮戈殺倭賊」——這是對前線將士的禮讚；「槍林彈雨拼衝鋒，救死扶傷日不給」——這是對戰地醫護的致敬。尤其「語言隔膜難相傳」一段，真實記錄了粵籍士兵在異地作戰的困境，展現母親對個體命運的深切關懷。

「以身許國身非我，血肉之軀當炮火」這兩句，恰是父母那代人的真實寫照。他們本都是文弱書生，卻在民族存亡之際爆發出驚人力量。父親用歌詞喚醒民眾，母親用詩句鼓舞士氣，他們以筆為槍，在文化戰線上築起新的長城。



歌唱宜昌 禮贊好時光 潘金英

我們和夏天有個美麗的約會
在深圳坐高鐵七個小時
遠赴來自四方八面文化人的
詩會，惺惺相惜
共聚相見，千載難逢。

越過壯麗萬里
跨過千山萬水
匯聚長江三峽在宜昌
心情激動兼詩潮澎湃
思維跳躍在窗外雲天
希望渡長江詩興互發
在腦海滾滾湧浪
碧波上詩情畫意配樂韻
創出奇趣新鮮的文化盛宴

友結文緣，曲水流觴
共匯宜昌，盛世好時光
當金色夕陽下
暮色張開群英宴
詩意未盡更高歌
唱出明月銀光照
璀璨長江杯常在
珠玉良言暖心間
舊夢不須記
新詩耀三峽！

新朋文友大時代
曲徑通幽靈感至，
一笑百慮忘，雨絲星星閃，
揮筆彩虹橋，詩成眉眼笑！

（作者為香港作家。）

記得十年前接到廣東作家協會轉來一位母親當年的小讀者來信，裏面附有這首詩的剪報，但其中有些字跡不清楚，當時九十七歲的母親即時拿出筆來補填上，我為她的記憶力深感震驚，十七歲和九十七



周蜜蜜母親黃慶雲。

歲，這是多麼大的跨度呀，但母親的愛國抗戰情懷始終未曾改變！母親告訴我，那支醫療隊多數人再未返回香港。母親說，她後來總想起那些年輕的面容，一直難以忘懷。

八十年後的今天，我輕輕撫過父母留下的文稿舊物。墨跡雖已泛黃，但字裏行間的熱血依然滾燙。這些文字不僅是家族記憶，更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它告訴我們勝利來之不易，和平值得珍惜，而那種「苟利國家生死以」的精神，應該代代相傳。

夕陽西下，我逐字逐句寫此文，紀念所有為抗戰奉獻青春的人，他們的故事應當永遠被傳唱——在淞滬大地，在香港之畔，在每一個嚮往和平的心靈深處。

（本文圖片由周蜜蜜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明

「我還記得每當我問及媽媽那八年烽火，她眼裏依舊閃現當年的光。似乎告訴我：有些青春，從來不是風花雪月，而是以身許國的擔當；有些情誼，從來不是尋常寒暄，而是生死與共的重量；有些人，從來不是尋常的過客，而是烽火歲月裏永不褪色的無名英雄。」作者憶記母親續志先在抗戰中勇敢而熱血的烽火青春。——編者

致母親的烽火青春

杜明明

當太行山脈的風還裹着硝煙，我的母親續志先——那朵從太原女中走出的花，正把她淡紫色絲絨旗袍剪成碎條，繫在根據地女同伴們的髮梢，那是抗日硝煙裏最浪漫的溫柔。媽媽的三姐續淑仙嫁入閭府，與錫山堂兄同住閭公館。她很愛太原讀書的多才多藝的小妹，多次為妹妹聯姻。但媽媽的心已經被抗戰根據地自由民主吸引。她毫不猶豫奔向邊區的天。

一

我總聽媽媽老朋友說起她。她出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賣唱女孩。在街頭的戲台，鄉親們戰士們圍攏的人牆喧嘩熱鬧。她一出場，所有目光像被磁石牽引，順着她的身影流轉；她一開口全場鴉雀無聲，每一句台詞都激動人心。那時的她，是舞台上的光，是暗夜裏的星，用一場劇的時間，把家國的危難，刻進每一個觀眾的胸膛。

在太原女中她與傅作義將軍長女結下友誼，兩個懷揣理想的少女，常在課後並肩漫步，聊的不是閨閣心事，而是家國未來。後來烽火蔓延，她們繼續書信往來，在信中互訴百姓苦難民族危亡，像暗夜裏的紐帶，悄悄為北平的新生埋下了伏筆。多年後北平古城免遭戰火摧殘，母親總說「是眾人的功勞」，可我知道，那其中也藏着她的微光點點。

二

照相本裏有一張媽媽在根據地田間的黑白照片。穿著灰布軍裝的她，帶着未脫稚氣卻自信的目光。因為年紀小，她沒能拿起鋼槍，只能在邊區中學把書本與鋤頭握緊。除了演出，白天她跟着同學們下田；夜晚，她在煤油燈下教戰友們讀書識字。

一九三七年傷寒在邊區肆虐，媽媽為照顧同伴也高燒昏迷，眼看



不行了，女友杜立夫得知趕來，不懼感染撲在她身上放聲大哭，居然讓她從死神手裏掙脫，睜開了雙眼。日寇來了，戰友們抬着擔架，在崎嶇的山路顛簸半個多月，母親後來總說，是杜立夫和戰友們的手托住了她墜落的生命；這情誼，她這輩子都無法報答。

三

根據地的村莊，總藏着猝不及防的危險。那天母親在村裏動員群眾抗日演說，突然「鬼子進村了」的喊聲刺破空氣，老鄉的門「吱呀」關上。母親慌張中跑錯方向，進入一個死胡同，夯土的牆很高，鬼子皮鞋聲近了，她很慌張舉步維艱。就在這時，身旁一扇不起眼的木門，突然「吱呀」開。一隻乾瘦的手把她拽了進去，啊！是個慈祥老大娘。沒等母親道謝，大娘已從炕頭扯過件破長衫，又彎腰到灶台洞掏出兩把黑灰，讓媽媽遮住俊俏的臉龐，「快坐在灶下拉風箱，千萬別抬頭！」

大娘還從院子鏟來豬糞撒在門邊。鬼子果然端槍進了院，看到屋子又髒又臭就轉身離開了。

媽媽常說：「是千千萬萬個大娘，用自家的門自己的命，保



《晉察冀日報》是晉察冀軍區於抗日游擊戰爭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創辦的一面戰鬥旗幟。（資料圖片）

護了我們。」

四

太原女中三年沒白上，媽媽一手好字好文章。她成為《晉察冀日報》記者，採訪本與筆成了她的「鋼槍」，槍林彈雨裏，她在社長鄧拓帶領下，跟着部隊輾轉，飛快地記錄編輯——她寫戰士們衝鋒時的吶喊，寫老鄉們送軍糧時的溫暖，寫反掃蕩時山林裏的艱難，每一個字都蘸着烽火的溫度，每一篇文章都透着不屈的脊梁。有人問她怕不怕，她總笑着搖頭：「比起前線犧牲的戰友，我這點危險算什麼？」可我知道，她也有軟肋——當大姐、二姐相繼降生，她只能把襁褓中的孩子寄養在老鄉家裏，每次繞道偷偷探望，都不敢多抱一會兒，怕孩子哭聲暴露目標，怕自己的眼淚折穿「堅強」的偽裝。她喝着稀得能照見人影的小米湯，轉身就去追趕部隊。她把一個母親的牽掛，藏進了對家國的擔當。

五

她還把家裏的力量拉進了抗日的洪流。她是外祖父續漢最疼愛的老九，一封封家書，不僅是思念，更是動員——她勸外祖父捐出家產，

勸外祖父利用社會關係傳遞情報。那個曾家境優渥的老人，竟真的把萬貫家財交給了政府抗日，自己過起了儉省的日子：一天只吃一頓白麵，其餘時候是玉米麵、高粱、窩窩頭。母親說外祖父總在信裏說「為了國家，值」，可她知道，外祖父夜裏也會擔驚受怕，怕情報洩露，怕女兒安危，卻從沒想過讓她停下腳步。

六

風掠過晉察冀的山巒時，總像在輕聲複述馬蘭村的事跡。那是百團大戰後，日寇的鐵蹄因失利而愈發瘋狂，日軍華北司令調集七萬日軍十二個師旅，還有日軍飛行團配合，以「鐵壁合圍」的狠厲，朝着邊區壓來，誓要蕩平這片紅色土地。

此時，《晉察冀日報》編輯部就扎寨河北馬蘭村，油墨香混着山野草香，每天印出帶着溫度的戰報，送往前線戰士手中。可這次日軍深入的突襲猝不及防，報社的印刷機還帶着印刷餘溫，撤退的號角已急促響起。村民們拉來騾馬馱着印刷機器，速奔深山，女人們幫着收拾文稿，只盼着能多保住一份傳遞希望的力量。

報社的隊伍剛隱入山巒，日軍汽車就進了村。他們只搜出了十九個村民，逼問報社的人員和設備下落。十九個馬蘭村鄉親，沒有一個人開口。他們的臉被風吹得乾裂，眼神卻比山間的石頭還硬，任

憑皮開肉綻、刺刀劃破胸膛，始終只有沉默——沉默裏，是護着報社的決心，是護着邊區的骨氣，是護着整個民族的希望。槍聲在山谷裏炸開，十九道身軀倒在夕陽裏給馬蘭村的山崗烙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記。後來母親總說，抗戰絕不是這個那個人的功勞，我們只不過是洪流裏的一滴水，真正托起這片土地的，是馬蘭村這樣的百姓，是千千万萬不肯低頭的國人；是百姓的血肉，築起了抗戰最堅實的長城。

她三姐輾轉捎來消息，語氣裏滿是急切：「日軍很厲害，美軍也死傷慘重……閻錫山安排好了車，你帶着孩子跟我走吧，根據地實在太危險了！」可母親依然搖了搖頭，她不是不心疼孩子，不是沒見過凶險，只是，那些曾抬着她闖過生死線的戰友、炮火中一起寫文章但已犧牲的戰友、捨命掩護她的大娘，她放不下……

我還記得每當我問及媽媽那八年烽火，她眼裏依舊閃現當年的光。那光，是《放下你的鞭子》裏的赤誠、是根據地奔波的堅韌、是《晉察冀日報》字裏行間的勇氣，更是銘記恩情、永志不忘的信念。那光，穿了幾十年艱辛，依舊明亮如初。似乎告訴我：有些青春，從來不是風花雪月，而是以身許國的擔當；有些情誼，從來不是尋常寒暄，而是生死與共的重量；有些人，從來不是尋常的過客，而是烽火歲月裏永不褪色的無名英雄。

（作者為續志先女兒、資深傳媒人。）



「如今，戰火早已平息，但舅舅從工學團積累的教育初心、從難民營萌生的救助念頭，母親那代孩子用童聲點燃的抗戰火種，以及新時代孩子們對這段歷史的傳承，早已串聯成我們家族乃至民族的精神紐帶。」作者細述舅舅吳新稼創辦「孩子劇團」的點滴，並以珍貴照片重現母親與家族成員當年投身劇團，激勵軍民抗戰的難忘歲月。

——編者

烽火中的童聲： 母親與孩子劇團的抗戰記憶

羅海雷



一九三七年，吳新稼（前排左三）在上海成立孩子劇團。

鮮為人知的是，舅舅對難民營孩子的格外關注，並非偶然，而是源於他此前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培養的初心。當時，他的核心任務便是協助著名愛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開展「工學團」運動，通過「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理念，組織貧苦青少年一邊勞動、一邊學習，既掌握生存技能，又接受愛國思想啟蒙。在這段工作中，舅舅親眼見證了教育對困境中孩子的改變——那些曾因貧困而迷茫的少年，在工學團裏不僅學會了知識和手藝，更樹立了「為國家出力」的信念。這份與孩子打交道的經歷，讓他深知「給孩子希

用孩子的力量喚醒民眾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裏，有一支特殊的隊伍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宣傳抗戰的使命，它就是一九三七年在上海成立的「孩子劇團」。而這支劇團的誕生，與我的舅舅吳新稼的一次難忘經歷緊密相連，它的故事，更是深深鑄刻在我們家的記憶裏——我的舅舅是孩子劇團第一任團長，我的母親則是劇團中一名年僅十三歲的「抗戰宣傳員」。

望，就是給民族留火種」，也為後來他在難民營中主動關懷孩子、組建劇團埋下了伏筆。

一九三七年，上海戰火紛飛，無數百姓流離失所。時年十八歲、已有一年多黨齡的吳新稼，在南市難民收容所中，再次看到了熟悉的、讓他揪心的



作者母親吳秀聖（第三排左三半站者）十三歲時參加孩子劇團。照片為一九三八年吳新稼（第四排左六）帶領劇團到武漢時所攝。

場景：一群因戰爭失去家人的孩子衣衫襤褸，眼神裏滿是恐懼與迷茫，無人照料，只能在收容所的角落裏默默蜷縮。若是沒有此前在工學團與孩子相處的經歷，或許他只會心生憐憫，但正是那段協助陶行知先生辦學的過往，讓他本能地思考「如何真正幫助這些孩子」——與其讓他們在恐懼中消沉，不如用自己熟悉的「教育+引導」方式，用歌聲和表演喚醒他們的勇氣，更能用孩子的力量喚醒更多民眾。於是，他開始組織孩子們唱歌、排練簡單的抗日小節目，孩子們的臉上漸漸有了笑容，眼神也變得明亮。正是這次經歷，讓舅舅堅定了「組建一個孩子宣傳劇團」的想法。他將這個念頭上報黨組織，很快得到批准，在有着豐富革命經驗的老黨員王洞若的支持下，孩子劇團正式成立。

輾轉各處激勵軍民抗戰

劇團成立初期，舅舅帶領着這群孩子，在上海的街頭巷尾開展抗日宣傳。但隨着上海局勢日益緊張，日軍鐵蹄步步緊逼，劇團面臨解散或轉移的抉擇。黨從緊張的經費中擠出二百大元作為轉移費用，舅舅和幾個小夥伴便帶着二十名團員——最小僅八歲，最大不過十五歲，踏上了前往武漢的征程。

這段旅程充滿艱辛，他們靠雙腳穿山越嶺，餓了啃乾糧，累了倚樹休息，遇日軍封鎖線便繞路潛行。即便如此，途經徐州時，孩子們仍不顧疲憊搭



起簡易舞台，用《松花江上》的歌聲、揭露日軍暴行的話劇，點燃了抗日隊伍與民眾的鬥志。歷經半年跋涉，終於抵達武漢。

在這裏，孩子劇團得到共產黨八路軍辦事處與國民黨三廳的雙重支援，規模迅速壯大到一百人。而它之所以能成為最具感染力的抗日宣傳力量，正因「稚嫩」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宣言：當時不少百姓對持久戰心存疑慮，可看到八歲孩子高唱「槍口對外」，十歲孩子怒斥日軍暴行，人們總會動容：「連娃娃都不怕，我們大人更要撐下去！」同時，劇團事跡也打動了國際友人，海外媒體爭相報道，來信與捐贈源源不斷，向世界證明了中國抗戰的決心。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遠在宜昌的母親和姨媽收到舅舅的來信。懷揣着「不要做亡國奴」的信念——這是學校老師常說的話，連外籍修女校長也支持他們的抗日宣傳，剛滿十三歲的母親毅然跟着姨媽前



一九八四年，鄧穎超（前排右五坐者）在中南海接見吳新稼（後排右一）、孩子劇團成員及成員後代，並合照。

往武漢，成為劇團一員，用稚嫩的聲音唱響抗日歌曲。
武漢會戰結束前，劇團從長沙撤至桂林、重慶，每到一處都堅持演出。但長期奔波讓年幼的母親病倒，不得不暫別劇團長時間休養。短短一年多的劇團經歷，卻鍛煉出她格外獨立的性格，愛國信念更是從未褪色。

抗戰愛國精神傳承至今

改革開放後，「鄧媽媽」（鄧穎超）仍牽掛着這些「小戰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兩次接見劇團成員及後代，我的舅舅、母親和姨媽都有幸參與。而我對這段家族歷史的深度關注，始於十幾年前整理舊物時的一個意外發現——一張一九三八年孩子劇團的大合照。照片裏，十三歲的母親穿著樸素的演出服，眼神明亮又堅定，那模樣竟與我十三歲的女兒驚人地相似。正是這份跨越三代的「神似」，讓我對母親的這段經歷充滿了好奇，一次次纏着她講述當年的

故事，才慢慢拼湊出這段波瀾壯闊的過往。

隨着對故事的深入了解，我愈發覺得這是一段極具價值的愛國革命題材。這些年，我曾多次與香港及內地的演藝界朋友分享，他們也一致認可：無論是搬上銀幕拍成影視作品，還是改編成話劇舞台演出，都能讓更多人感受到烽火中孩子們的愛國力量。不過，大家也都提到一個現實難題——需要大量符合年齡段的孩子演員，要呈現出當年的純真與堅毅，並非易事。

直到後來我在武漢遇到的一幕，讓我看到了這



上圖：一九三八年，孩子劇團在武漢。

下圖：「新孩子劇團」以孩子劇團為藍本編排的舞台劇。

段歷史傳承的新可能。在武漢長春街小學，我得知他們以孩子劇團的歷史為藍本，成立了「新孩子劇團」，而且已經堅持了差不多三十年。這群新時代的孩子，不僅排練復刻了當年的抗日歌曲與短劇，還與武漢人民藝術劇院合作把這個故事帶上舞台，在武漢及多個城市公開演出，用稚嫩卻真摯的表演，讓那段紅色記憶在舞台上重煥生機。看到這一幕時，我由衷地感到欣慰：當年孩子劇團用童聲喚醒民眾，如今新時代的「小演員」們正在用同樣的方式傳承精神。我甚至想，如果未來有機會，把武漢新孩子劇團的演出帶到香港，讓香港的孩子們也能通過這些生動的表演，了解這段屬於中國的抗戰記憶，感受那份跨越時空的愛國情懷，一定能成為一次很有意義的愛國主義宣傳。

如今，戰火早已平息，但舅舅從工學團積累的教育初心、從難民營萌生的救助念頭，母親那代孩子用童聲點燃的抗戰火種，以及新時代孩子們對這段歷史的傳承，早已串聯成我們家族乃至民族的精神紐帶。它不僅是一張老照片裏的青春容顏，不僅是一段口耳相傳的家族故事，更是一代人用行動詮釋的信念——愛國，從來都不分年齡，更不會被時光磨滅。

（本文圖片由羅海雷提供，作者為已故著名報人羅孚之子。）



郁達夫杭州舊居「風雨茅廬」經過精心修繕與布展，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的歷史節點重新向大眾開放，紀念這位以筆為戈的革命烈士。作者為文介紹。

——編者

風雨茅廬 以筆為刃

楊芳菲

中國著名現代作家、革命烈士郁達夫是杭州富陽人。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其在杭州市大學路場官弄六十三號的舊居「風雨茅廬」經過一年多的封閉式修繕煥新重開。

八月二十九日是郁達夫遇難八十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選擇這個日子開放舊居是有其獨特紀念意義的。當天，郁達夫的長孫、富陽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郁峻峰也來到現場，對於八月二十八日重新開館的日期，他頗有感觸表示：因為八十年前的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被帶走，隨後發現已遇害，這是他殉國的日子。



郁達夫杭州舊居「風雨茅廬」。



（楊芳菲拍攝）



「風雨茅廬」經過精心修繕與布展，旨在紀念郁達夫的革命精神。
(楊芳菲拍攝)

一九三三年四月，郁達夫和夫人王映霞由上海移居杭州，他親自設計建造了「風雨茅廬」，該建築青磚黑瓦、清麗典雅、三面迴廊頗有江南民居的風格。但是郁達夫在此僅住了一個多月就匆匆前往福州工作，以筆為利刃，投身抗戰的洪流。

一九三八年郁達夫遠渡重洋，奔赴新加坡，在《星洲日報》擔任編輯工作，以副刊為陣地，進行愛國抗戰宣傳。他表示：「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他堅信：「中國決不會亡，抗戰到底，一定勝利！」他還在僑胞中募款，捐助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表達抗戰必勝的信心。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他被帶走，至九月十七日反法西斯愛國主義作家郁達夫被發現遭凶狠的日本憲兵隊秘密殺害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叢林，年僅四十八歲。

此次杭州煥新重開的郁達夫舊居「風雨茅廬」旨在紀念郁達夫的革命精神。展廳分為「一生傳奇」、「一世創造」、「一心愛國」、「一意杭州」四個篇章，涵蓋文學作品、抗戰史料、歷史照片、手稿、書法、給夫人王映霞的書信及與文化名人的交往記錄，多角度地展現郁達夫的文學成就和家國情懷。

未來，「風雨茅廬」將舉辦郁達夫文化推廣活動、紅色文學講座等系列活動，傳承「文章報國」的精神！

(作者為作家、攝影藝術家。)



「人與書的相遇本就偶然，擁有而後放手，本屬正常，過於縈懷實屬不必」，我深有同感。

因緣流轉



朱少璋
香港作家

樊善標在《未濟》〈流轉因緣〉一詩下加鈐「因緣流轉」朱文印，附記說這是鈐在他珍藏而終於送出的書冊上的印記：「或個人自購，或師友所贈。作者、贈者諒鑑。」細認雪泥爪印，大凡開卷看見「因緣流轉」四字朱文印，就知道原是樊先生的藏書了。

前陣子着手處理辦公室的詩詞歌賦經史子集，蒙某大學圖書館接收了幾百冊舊書。那是說，我的藏

書也開始流轉了。不過，我沒有在書上鈐章畫押的習慣，流轉起來就不容易留下痕跡。只是有部分由作者簽贈的書，扉頁上年月日上下款題詞都齊全，我曾為要否在送出書籍前把這些扉頁撕掉而猶豫，又或者效法某些人在出讓書畫作品前先行「挖款」的做法。最後我還是決定任由這些日期、名字及題詞隨緣保留隨緣流轉。這些遞藏信息既非罪證亦非秘密，並不見得需要狠下心腸把它消形滅跡。

有些人一旦知道送人的親筆簽贈本被轉售或轉贈，就認為對方不珍惜贈書，於是有的大發雷霆有的輕嗔薄怒，在社交平台上圖文並茂明罵或暗諷對方寡情無禮。更有些別有用心的旁觀者，以此為中傷他人的「黑材料」，說三道四搬弄是非。二〇二三年堯育飛撰文談「被『放生』的簽贈本」，認為「人與書的相遇本就偶然，擁有而後放手，本屬正常，過於縈懷實屬不必」，我深有同感。堯先生曾把老師的簽贈本轉送朋友，而此書輾轉在二手書市場放售的消息最終連老師都知道了。堯先生說此事其實是「學林趣聞」，我十分同意。看事情多從「有趣」的角度出發，對整件事的理解就會很不一樣。贈書又不是託孤，責任太重感情太濃烈態度太嚴肅的話，授受雙方都吃不消。贈書扉頁上的題詞不妨寫「因緣流轉，不必介懷」，得此八字聲明雙方心安理得——多有趣。

為了令書籍在日後可以流得順暢些轉得爽快些，近年我反而積極採取主動在「源頭」率先製造有利書

籍流轉的條件：近年給師友贈書都盡量不寫上款了。當然，少量給前輩斧正的贈書上下款齊全是禮不可廢，倘若他朝在其他場合重見這些贈書，也算得上是書籍流轉的一場香火因緣——應讀歎緣聚緣散之微妙，卻不必心生怨恨。

●

一份發行情如此低的文學期刊，卻能在兵燹戰禍連年中保存下來，堪稱是個奇跡吧。

發行十五冊的手抄 抗戰詩刊《淹留》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月前，在「歲月流金：百年澳門文學期刊的趣味、追求與守望」講座裏，龍揚志教授提到了廖平子於抗戰時期在澳門創刊的詩刊《淹留》。這是澳門抗戰文學的重要代表作。

廖平子，一八八二年在廣東順德出生。同盟會元老，曾任香港《中國日報》記者。一九三八年日本侵佔廣州後，廖平子以出售家業桑田之資購買槍枝彈藥，組織抗戰敢死隊抵抗日偽。「只因苦戰不成功，

半乏軍需半經驗」，抗敵失敗後，他於同年年底攜眷避居澳門。「何以慰山河，豈徒作一泣」，廖平子擅寫詩詞，以筆代槍，創辦詩刊《淹留》，抒發山河遭劫的血淚和宣傳抗日救國。他個人包辦了創作、繕寫、繪圖、裝訂、發行，每半月一期，每期手書發行十五冊，每冊售價十元。由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總共出版了四十期，共刊出四百多作品。陷入貧困的廖平子以月入三百元來維持生計和出版所需。其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居於香港，每期皆購閱，有以百元之資付費，給予廖平子很大鼓勵和支持。

一份發行情如此低的文學期刊，卻能在兵燹戰禍連年中保存下來，堪稱是個奇跡吧。先說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珍藏的一套。那是一九八三年香港何建華將藏書二萬多冊贈予該館，其中包含三十八期（冊）《淹留》，被列為館藏善本編目珍藏。數年後，該館副館



廖平子原著、陳業東點校：《淹留》，澳門基金會，二〇〇六年。
(林中英提供)



長佟德山發表了〈《淹留》及其作者廖平子〉一文。及至一九九〇年，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發行，使得這套見證全民族抵禦外侮的瀝血之作得以廣泛流傳。

在澳門，歷史學者陳樹榮亦珍藏着三十八期（冊）《淹留》原刊。當年陳樹榮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看到《淹留》其中的數冊後，開始了十多年的追尋蒐集。中學教師陳業東因《淹留》在澳門文學史上的重要價值和特殊意義，將陳樹榮所提供的藏本為底本，以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本作校本進行點校，二〇〇六年由澳門基金會出版。書內收有陳業東的二萬八千多字的研究文章，提供了珍貴的史料。這兩套現存的原本在文字上有差異，詩作數量也略有不同，因兩套原本均缺三十九、四十期，故仍未為完璧。

香港淪陷後廖平子移居粵北曲江，其時他貧病交迫，仍將好友所贈的千元轉捐民國政府作購滑翔機之用，一九四三年病逝，惜未能親睹抗日戰爭最後勝利。



◎

在烏茲別克遇見的



黃秀蓮
香港作家

姿生兒搖模
說明了這伊
國度的婦女
業自由、蘇
聯時期興
建的地鐵
站美侖美
奐……，
可惜棉花
田的採
摘、馬賽
克的製
作都不
在行程
內……

烏茲別克遠在西域，古稱突厥，游牧民族，快馬揚鞭，縱橫平野，驍勇善戰。八月驕陽下與親友隨團來到玉門關外一帶一路的風光裏，清真寺、經學院、陵墓，數不清多少拱廊庭院，藍藍的馬賽克深深淺淺組成圖案萬千，出神入化似的，看得目眩神惑。一連幾天都吃手抓飯或烤肉串，邊吃邊看了兩場歌舞，都是遊客的指定動作，此外也碰上一些不期而遇的事情。

從旅遊車下來，準備坐六小時火車到布哈拉，卻見兩個小孩扶着行李車在守候，是機場供應乘客使用的那種。火車站前方是廣場，不許旅遊車駛進，走過去有一段路，更值烈日，真有點吃力。行李車出現得正合時宜，小孩報價，幾個團友立刻把大型行李箱放上車。烏茲別克在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才獨立，雙內陸國的旅遊業未算火紅，等候多久才等到一批遊

客呢？車輪囊囊，輾下勤勞的痕跡。趁暑假有閒，窮孩子懂得用腦，把握時機掙錢，打游擊地兜接遊客生意，呀，打游擊不正是這民族的基因嗎？此地國民總收入低，盼望他們長大後靠自己的本事脫貧。

另一天遊罷上車，驚見司機遭四個警察包圍。髻髮導遊阿樂靦腆如學生，滿臉憨笑，從事中烏文字翻譯，兼職導遊，此刻偏偏不見影蹤。警察膚色白皙、身形挺拔、神色強悍，有幾下動作甚至想抓走司機。司機毫無懼色，極力爭辯。由於語言不通，香港領隊跟我們同樣有心無力，只好坐在車廂靜觀其變。糾纏一番，警察終於撤離，阿樂亦跑回來了，連串事件莫名其妙。原來阿樂用信用卡付入場券，卡機故障，唯有等待修理。那麼司機干犯何罪？他在這露天停車場內洗車，這行動即屬觸犯法紀。噢，也許要繳付買路錢了。結果怎樣解困？原來司機有兄長也當警察，一



童工在樹下用錘子鑿子在金屬盤子雕花，乃烏茲別克的一道人間風景。（黃秀蓮提供）

通電話便洗脫了洗車之罪。

人間風景還有童工在樹下用錘子鑿子在金屬盤子雕花、模特兒搖曳生姿說明了這伊斯蘭國度的婦女享就業自由、蘇聯時期興建的地鐵站美侖美奐……，可惜棉花田的採摘、馬賽克的製作都不在行程內，幾日匆匆，飛機已從首都塔什干起航了。

☹

我向大廈管理員打聽。曾住過幾間無頂的公共房屋，我從未見過景色。

東京文學散步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過了橋，我拍了一張照片傳給樹堅。

「目白坂」我在信息裏說，整條斜坡都是你的。二〇〇九年，樹堅出版《目白》，請我寫序，於是，當我在這二千九百多公里外的城市，看到這塊路牌時，我想起了他。

沒想到，幾分鐘後，他竟回覆我說，往外走，就是江戶川公園。



看來，我們分別在不同的時間，踏足於同一條道路。

下榻的酒店位於兩國站，這天早上，我其實已先後走訪了芥川龍之介的成長地和他的母校——兩國小學。小學隔幾個街口，就是吉良邸的舊址，也就是《忠臣藏》故事原型——「元祿赤穗事件」的案發舞台。芥川的短篇〈大石內藏助的一天〉，就是以事件策劃者大石良雄為主角而創作的作品。

小學生們，應該都聽過或看過《忠臣藏》吧？他們是否也知道芥川和他的作品呢？

前往目白坂之前，我將這些感想和小學的照片發送了給一位學生助教，許多個周六，我帶着他和另外兩位助教，到屯門的中學主持文學創作班。我們一起，走了許多的路。

舊友的住處，就在目白坂的坡上。

這是巴黎之後，睽違十多年的重逢。

據說公寓建於一九六二年，但由於保養得宜，這棟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感覺跟巴黎郊外新開發區的公共公寓幾無二致。

「你知道谷崎潤一郎嗎？」

友人一邊為我和先生分盛涮鍋裏的食物，一邊用勺子餵高腳椅上的兒子，動作俐落又幹練。在巴黎經常接待我們幾位年輕人的ミサワさん當年就常誇她，說她是個難得的巧婦。

要是ミサワさん能夠在席，這個冬日的午後，

定必更加溫暖。

「據說，他曾經就住在這棟公寓。」

離開的時候，我向大廈管理員打聽。作家確實曾住在這裏，至於幾樓幾室，卻無從稽考。

公寓的頂樓，有開放的公共空間，讓我看到作家見過和未見過的東京景色。

「這附近，還有佐藤春夫的故居。」

讀到友人這信息時，我已從那間休館整修的作家故居前走過，準備步入音羽和重松清的文學地圖。

「音羽是個女性城鎮。」

我看到〈渴望朋友的媽媽〉裏的狹小街道、帶點陰鬱的遊樂設施、供媽媽們聊八卦的法式咖啡館、適合帶孩子去亮相的公園、時尚雜誌社，還有許多名校。

繞過御茶水女子大學，我終於看到護國寺，還有那間幼稚園。

這裏，曾經有一位來自外地的母親，因為不堪壓力，殺害了孩子同學的妹妹。

「你知道谷崎將妻子讓渡給佐藤的軼事嗎？下次你來，我帶你走訪一下周邊的歷史名勝。」

列車駛到秋葉原，我拍了一張車站照給初中時代一起分享日本動漫和Cute的摯友。

「我來晚了三十年。」我在信息裏寫道。

至於高中就移居美國的他，至今則仍未踏足過日本。



散文家、小說家巴桐對地道香港印象深刻，細心還景，以系列描繪香港老街店舖牽繫的煙火蒼生。今期細寫掛着蝙蝠形紅底白字鑲金邊、中間一個大大「押」字招牌，見證香港變遷的當舖。

——編者

永生大押 ——煙火蒼生之四

巴 桐

老街還有一家百年老店，蜷縮一隅，但當你看到它極具特色的招牌，你的眼睛立即為之一亮，這是老香港的標誌物，它就是香港的當舖，這家老店叫「永生大押」。

這幅招牌，蝙蝠形紅底白字鑲金邊，中間一個大大的「押」字，特別醒目，乍見還有點觸目驚心。這就是著名的「蝠鼠吊金錢」圖案。「蝠」與「福」同音，而金錢則象徵利潤，合起來也就代表了典當行業的特徵。

當舖始終給人森嚴、神秘的印象。門口掛着牌子：「保護隱私，非典莫進」。入門，杵着一塊寫着

「永生大押」的木製屏風，將過路人好奇的視線擋在典當交易現場外，因為進當舖向來被視為「不光彩」、「羞家」的事，屏風又叫「遮醜板」，給典當者遮掩尷尬羞怯的顏面。穿過屏風，後面則是一座大櫃檯，櫃檯上豎着柵欄似的窗框。櫃檯高五尺多，幾乎與典當者齊肩，這樣既可使交易雙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又能提高當舖朝奉居高臨下的威嚴。

當舖，其實是一種古老而原始的貸款行業，當舖是以小型實物為抵押借錢。早年衣服、鞋子、毛毯都可典當，所以當舖後面都備有大倉庫。現在不收衣物，當品增加了手機、電腦這類新貨色。當舖對於欲解燃眉之急的人來說，確實能起到方便周轉、助人渡過難關的作用。當舖受到政府規管，不允許變成放高利貸的「大耳窿」，借貸利率固定為百分之三點五。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港九各地當舖愈開愈多，最興旺的時候有二百多家。

俗話說：「冤死別告狀，窮死別典當」物品一旦流落到當舖便成了「落架的鳳凰不如雞」。有傳典當業還規定，不論當物原價有多貴，當舖出價一般不會超過十萬元，所以即便一隻幾十萬元的鑽石勞力士表，入了當舖最多也只值十萬元身價。這樣方便典當人贖回，也防止當舖「鯨吞」。

一位永生大押退休的老員工，在與街坊「打牙較」（閒聊）時，透露了個中奧秘。他名叫劉景銳，是永生大押的朝奉，朝奉有一個公共的花名叫二叔



公，據說是因為盡做二手貨買賣故而得名。其實要做一個稱職的當舖朝奉很不簡單，他負責驗物定價，必須具有火眼金睛，博學多才方可。常言道：「要做二叔公，須花十年功。」他對舶來的名貴手表的牌子、製作年份、原價都要瞭如指掌。對古玩字畫、玉石珠寶，都能鑑別真偽，才能吃這碗飯。如果把贗品當作真貨，那就會讓公司「食死貓」，蒙受損失。

他說，剛入行做學徒時，單是開當票，就學了半年。當票要用行內專用的特殊字符，寫得工工整整，行家要睇得明，跟金錢打交道，除了要有真本事還要一絲不苟。

他舉例說，要鑑別勞力士手表的真偽，就要懂得「勞仔」在六個位置上暗設了獨特的防偽標誌。如真品表芯字母「A」的頂部平直，而仿品則是尖的；正品機芯使用勞力士的藍鋁游絲，而仿品則使用銀色鍍基游絲；正品勞力士手表的日曆跳轉非常精準，而仿品可能在接近十二點時提前跳轉。憑藉經驗和在寸鏡的幫助下，贗品無可遁形。

二叔公劉景銳說，當舖給人的印象是陰森、冷



當舖，其實是一種古老而原始的貸款行業。（資料圖片）

漠和刻板的，其實不然，它能夠生存至今，很重要的一條法則就是它的人情味。他說當舖也常發生趣事。有一次，一個妙齡女子匆匆跑來，拿了一隻勞力士女裝表要求典當。

我細看之後對她說：「你這隻表只能開八百元。」

女子驚訝地嚷道：「為什麼開咁少？呢隻表咁用十萬買的。」

我故意問：「多少錢買的？」

女子大聲嗌：「十萬！」

我說：「咁貴呀？你核實一下。」

女子聽出二叔公話外之音，立即取回手表，罵道，「死人頭！夠膽呃我？」噔噔噔氣衝衝地走了。

二叔公笑道：「現在的女仔很機靈，收到男朋友送的貴重禮物，心存懷疑就佯裝拿來典當，讓我們替她做免費鑑定。遇到這種事，能幫就幫，讓她們盡量減少上當受騙的機會。」

老街充滿人情味、煙火氣，正因如此老街長盛不衰。

（作者為香港小說家、散文家，已出版著作二十餘種。）

痛

痛感 敏感 鈍感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林嘉穎老師



都市人工作壓力大，作息欠佳，缺少運動，又長期低頭滑手機用電腦，結果引致身體各部分病痛叢生：頭痛、胃痛、腰背痛、肩頸痛、肌肉痛、關節痛、神經痛等，幾乎身體任何部位都患有痛症。我們感到痛楚，乃源於身體神經系統對刺激、傷害或潛在威脅時的反應，可見疼痛的本質是身體給我們的預警信號：頸痛了？不要再做低頭族了！腰痛了？還坐？起身走走伸展一下吧！

如果神經越敏感，所反應的痛感便會越大。一般來說，女生對疼痛的反應較為強烈。女生扭不開瓶蓋，未必是嬌氣，而是因為手部神經較敏感，稍微用力便會弄疼雙手。那麼男生較少喊痛，是因為他們的神經比較大條嗎？還是因為社會對男性的期許？自古「男兒有淚

不輕彈」，使男生即使使痛也講不出聲，因為這樣才硬氣啊！

然而，我們真的有需要默默忍受痛楚嗎？既然痛感是身體的警號，我們理應作出反應而非木然承受，這樣既違反生物本能，也會衍生其他問題。當然，有些苦痛是無可迴避的，就如女性分娩時的痛感。不論是骨開十指的順產，還是一刀之剝的剖腹取子，女生這時為母則剛，一點兒也不嬌氣了，坦然承受這重度疼痛。如此種種也反映人們對痛感的反應往往受生理、心理和社會文化的共同影響。神經敏感決定我們生理的痛覺強度，心理敏感則會影響我們對疼痛的感知與耐受能力。

如果說神經敏感會令痛感增加，心理層面的高敏感也讓人容易陷入內耗，從而引致情緒化疼痛，如壓力大時胃痛、緊張時偏頭痛等。心理高敏感族群對外界的「刺激」——他人的言論、評價、態度——反應尤為強烈，旁人一句無心之言也會反覆咀嚼，帶來精神消耗，影響身心健康。

日本作家渡邊淳一在《鈍感力》中提出，我們應該學習培養自己的鈍感力，凡事不要過份敏感，反應遲緩一點，這反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能力，可避免被瑣事消耗情緒。大



渡邊淳一《鈍感力》。（資料圖片）



智若愚，在這個高壓時代，我們一方面要聆聽身體的聲音，接納自己的痛感，另一方面也要學會在敏感與鈍感之間取得平衡——既不過度反應，也不麻木接受，這才是現代人最需要的處世智慧。

宇宙

澳門培正中學 余少君老師



你記得嗎？我曾經說隔壁的房間住了兩位中年女性。說實在，鄰居與陌生人無異，然而她們的對話總是吸引我的注意。前些日子，其中一位說她是否需要向最親密的朋友道別。突然覺得，牆不過是灰塵的過度，當我接收到他者的情緒後，就在走廊遇見她們的背影。背影沒有接觸到我，只是有一棵將要枯萎的樹立在面前，告訴我不要停留在不屬於自己的空間。

我對另一位中年女性也感到好奇。好奇她臉色沒有另一位來的蒼白，而且經常在與房間對照的森林跑步。頃刻我也發現，森林的蒼翠掉落不少，那一棵生活在懸崖

的樹也遷居在她流連的地方。有人遞給我一杯可以安神的茶，每次她們在散步的時候，輕撫它乾燥的身軀是共同的習慣。島嶼不算很大，白天的時候她們會化成鳥，彷彿提前感受離開地面的感覺。安神的茶稍有不妥，也許它知道溫度將要產生變易。

樹繼續維持現狀。天黑了，羽毛再次化成葉子與泥土依偎，對話就在隔壁的房間緩慢徘徊。我戒掉安神的茶，發現任何書籍也無法在手中停留太久，外面隱約傳來鳥的叫聲，那種頻率相當有規律。未幾，有鋼琴聲從樓上傳來，可能新的房客也發現這座森林的美，美得可以永遠成為一隻鳥，可以在晚上的時光欣賞滿月。虛構和真實的情節不斷在電影再現，我知道她們另外的身份是演員，一位是扮演對世界已經絕望的女人，與她對戲的是必須留意房門是關起，抑或是打開。

房客與房客互相連結，是因為那棵樹的根已經蔓延至房子的地基。地基搖搖欲墜，致使地震的強度特別強烈。隔壁的房客迎接了一位客人，據說是一名詩人兼地理學家，他的情緒掀動了森林所有的葉子，顯然不是這座寧靜島嶼的住民。住民寄託追憶，往事並不如煙，可曾經喜歡文藝的人卻沒有留情，任由當下的語言喚醒過去的文字，認為文學救不了那棵樹的生命，救不了我們快樂及痛苦的生命。於是，我想起鋼琴家在電影飾演的角色，他與另一個角色訣別之後，天空開始下起大雪。現在，我窗外的一切遍體鱗傷，所有生者與森林都被一片光芒覆蓋。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
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名家手跡

明報月刊五十五週年慶

明月「照亮」香港，也「照亮」海外！

白先勇

《明報月刊》五十五週年慶
「明月」照亮香港，也照亮海外。

白先勇

台灣著名作家

（二〇二一年《明報月刊》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題辭，明報月刊資料室）



詩人小屋

一詩、圖 江揚一

荔枝木在火裏劈啪作響，
烤雞的油滴落，
在火裏綻開小小的煙花，
燙紅佳人的臉。

圍坐在長桌旁的我們，
指尖翻轉拿捏，
褶皺裏包住熱烈的夏天，
生活該如餃子。

走進那片更深的翠綠，
蓮蓬攥着小拳頭，
荷花像風剛剛拆開的謎，
晃動出誘人詩句。

明月灣
江揚一

總三十期 二〇二五年十月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曾任香港《文匯報》首席記者。)